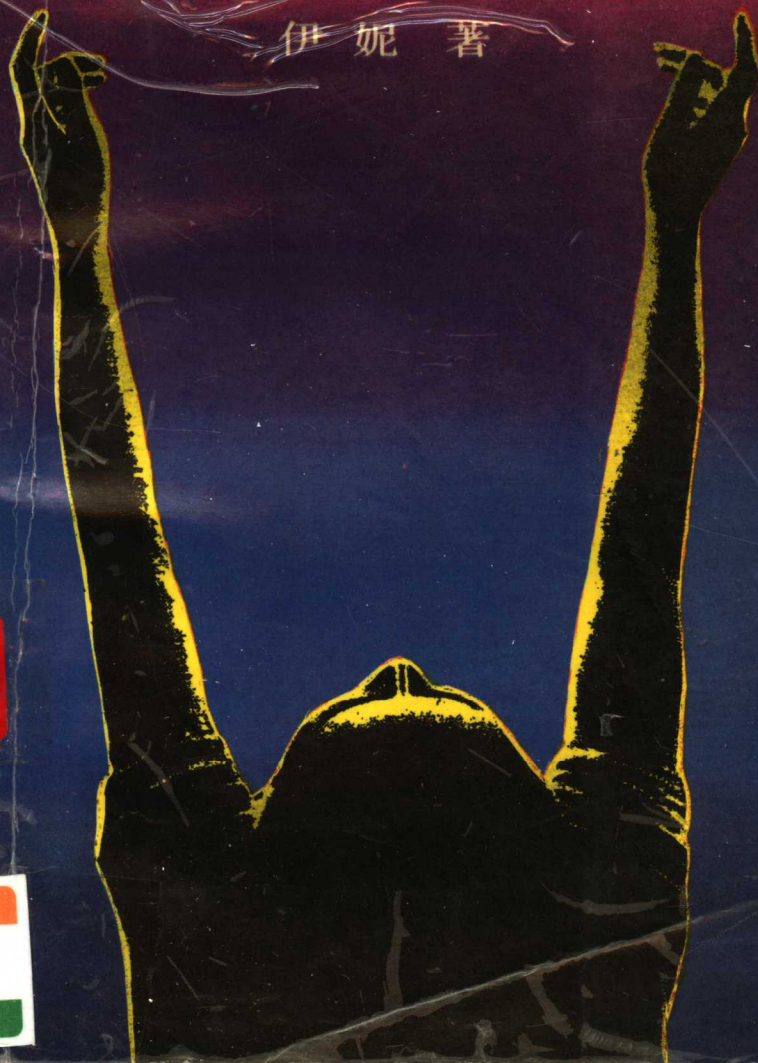


欲海与神恩

——八十年代的宗教迷信狂热

伊妮 著



228965

I253/YN

伊妮 著

欲海与神恩

八十年代的宗教迷信狂热

湖南文艺出版社

欲海与神恩

——八十年的宗教迷信狂热

伊 妮 著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0 年 7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插页：1

字数：241,000 印数：1—46,000

ISBN7-5464-0543-0

I·436 定价：4.40元

目 录

引 子：夜半，了空和尚与黑衣妇人	1
第一章：财神显圣的前夜	8
“白金七两二”奇案	9
“五亿美元钞票”之谜	11
羊城女子普开卖淫风	13
萧氏夫妇引狼入室成刀下鬼	16
钞票越变越多的戏法	20
域外捷足先登者的悲剧	22
“未来”，你是一只猛兽	26
第二章：神秘的宗教圣地	29
一、佛日朗照，法界庄严	29
拈花微笑兮，再睹升平——六榕寺巡礼	29
法幢高树，倡人生之佛教	36
佛门后来人——两个青年和尚的自述	42
深山古寺访如禅	52
百般无奈，众尼姑与野蛮男子对阵	58
闹市一片无着庵	61
尼姑等于妓女——解放前尼姑庵黑幕	69
一个香港青年女尼的心迹	80

二、三元宫夜话	87
鲍姑，一个半人半神的女人	87
太上老君驾临越岗院	92
今日道教三元宫内幕	97
三、天主的救赎之爱	103
穿和尚袈裟的天主教神父	103
邓以明被罢免主教的国际内幕	108
女修道院的昨天与今天	118
四、基督神恩	129
与现代青年女牧师一席谈	130
耶稣在一个虔诚的女基督徒身上显现圣迹	138
第三章：古老文明在现代荒郊上的角逐	143
宗教，人类感情的一个困惑	143
姐弟杀戮	153
死人的灵与生者的心	161
风水——一个儒雅的刽子手	170
性的张扬与阳具的萎缩	180
色情的献祭	193
第四章：魂兮归何所	210
财神到，好走快两步	210
“趁政策‘打瞌睡’，猛捞一把”	219
“不得了，广州街头出现了美军”	229
“周生记太爷鸡”的官司	233
第五章：广州人中的悖谬	247
好运来种种	247
龙虎之斗	257

三元宫门前的“香港”与“沙头角”	273
占卦问卜看手相	
——对自身命运的坚决追问	282
星相术士们的世界	307
悖谬的广州人	347

引 子

夜半，了空和尚与黑衣妇人

那是公元 1974 年 4 月的一天。还没有到端午节，汛期
的龙舟水便发疯一般袭击着岭南大地，使劫后萧条冷落的广
州，显得更加凄清、苦冷。这一晚，暴雨又象瓢泼似地下起
来了，狂风裹挟着雨水，摇撼得六榕寺内那株古老的菩提树
东歪西倒，呜咽低鸣。蜷缩在残垣断壁一隅的六祖铜像，也
仿佛为这上苍的暴戾而暗暗垂泪。

不知过了多久，风渐弱、雨渐稀了。估住进六榕寺的居
民，也熄灭了最后一盏晚灯。在靠近菩提树边，有一间残存
的禅房，了空和尚就住在里边。这时，他正准备入定，忽闻
淅淅沥沥的雨水声中，夹杂着一个妇人悲悲切切的呜咽。好
奇怪哦！这声音已响起有十来个晚上了。只是他这个老朽的
出家人，文化革命一场风暴扫来，连自身也难以保佑，岂敢
再怜悯他人？不过，今晚这妇人的悲声比起往日来得特别
不同，悲切中痛不欲生，哀怨中濒临绝望，是爱子夭折，还

是夫君早丧？一丝悲悯袭上他的心头。了空和尚再也忍不住了，挣扎着欲站起来，冷不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原来，他的一条左腿，早被闯进六榕寺来“破四旧”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打断了。为什么？只因为他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的一个连队里当过什么“书记官”，到了五十七、八岁的年纪，也就是在全国解放前夕，才来到六榕寺拜当时的住持明欢大师做徒弟，彻底遁入空门。但造反派们说他假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追问他亲手杀害过多少共产党人，了空和尚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犯过什么罪，更没有杀过人。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棍棒乱下，打断他一条腿，作为他“不老实”的代价。话说这时，了空和尚摔倒以后，伤口一阵剧痛钻到心中。他咬咬牙，爬到门角，找到那根他每天当做拐杖支撑身体的破扫帚，支在地上，慢慢地把自己的整个躯体撑扶起来。他出了禅房，踏着满地狼籍的绿叶新芽，循着传来妇人悲声的方向找去。

“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我早日脱离苦海……”

了空和尚只见寺内一段残垣前，那尚有几片瓦遮盖着的角落里，跪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几颗火星在它面前闪烁、时明时灭。一缕香火味钻入他的心脾。他不禁喃喃念道：“善哉，阿弥陀佛！”

“啊！你是谁？”黑糊糊的那团东西忽然弹跳起来，惊恐地准备逃跑。在闪烁不定的香火中，了空和尚发现这是一个约莫三十开外，长得妖娆漂亮，但却非常憔悴的妇人，真像一朵在淫雨霏霏中久不见天日的玫瑰花。她身上穿着一身不祥的黑衣。

“别慌，别慌……”这一向受够了惊吓的了空和尚，也变

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非常害怕她将自己看成是歹人。

“哦，你老人家是寺里的师傅？”黑衣妇人惊魂甫定，也隐约看到了了空一袭破烂的袈裟，和一个久未洗理的和尚头。

“唉！”了空禁不住长叹一声说：“现在寺不成寺，和尚不成和尚啦！”

“啊！你的腿……”黑衣妇人这才发现了空和尚的腿是跛着的，在黑夜中抖索着有点站立不稳。

“这倒没有什么，”了空又情不自禁地说，“我佛的大愿，便是为救度众生而甘受轮回之苦，‘我若不下地狱，阿谁等救度汝之众人？’不过……不过时下……唉，不说也罢。我每日深夜，耳闻悲悲切切之声，可都是你？”

“师傅，我每晚偷偷来此进香祷告，是求菩萨保佑。我想，自己为什么会遭受百般苦况？定是我们长期冷落了菩萨的缘故……”

“菩萨？”了空禁不住悲戚地喃喃道，“菩萨早被歹徒砸烂了！”

“我相信菩萨是永在的，它能保佑我……”

“你悲从何处来？”

“我悲从心来……”

“心？……哦！……”了空和尚幡然醒悟。“人生无常。生、老、病、死，一切苦况，皆从心来！”

“师傅呀！我怎样才得脱离苦海？”

“了空愚钝，难于猜度你的心，是悲在生、悲在老、悲在病、悲在死？”

“这……”黑衣妇人立时迟疑起来，美丽的眼睛露出悲苦

难诉的神色。

“你夫君……”了空试探着问。

“他还活着!”她急急地答。

“你的爱儿爱女……”

“他们也好好的!”

“你双亲大人……”

“他们也很健康!”

“那……”了空和尚有点迷惘了,“唉,你快回家去吧。要不,夜寒风侵,难为了贵体……”

“我死了倒比做人好!我的出路在哪里哟!”黑衣妇人用倔犟的声音说,又低声呜咽起来。

了空和尚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发现怜悯人竟是这般的困难。“你住在何街何巷?你应该回去啦!……”

“我就住在朝阳路(现已改为六榕路)附近。”黑衣妇人忽然抬起悲哀的双眼望着他,“师傅,我以往常进六榕寺来烧香,知你心地慈悲,为什么不肯听一个弱女子的倾诉呢?”

“哦?你说……”黑衣妇人坦率的请求,使了空和尚有点愕然。

“师傅,我家运不好,夫妻不睦,孩子又不听话。”

“这……”了空想了想,“人生便是许多烦恼,你们应该互相忍辱负重。”

“不,我男人色重,我受不了他的折磨!”黑衣妇人急急地倾诉,仿佛稍一停顿,便没有勇气再说出口来似的。

“善哉!善哉!”了空和尚连连说,“你男人常常外出拈花惹草么?”

“那倒不是。对外人他是非常正经非常庄重的。所以事

情发生了，人们都同情他而谴责我。”

“你说他色重……”

“那是对我……”

“对你？……”了空和尚一时弄不明白，“他怎样对你？”

“唉！”黑衣妇人忽然住了口，脸上的悲哀又添上几抹羞怯的颜色。她好象忽然才明白，眼前这个虽然是和尚，可和尚也是男人啊，自己对一个男人说这些做甚？她拔腿便要走——可是内心一个声音叫住她：这个偌大世界，茫茫人海，除了眼前这位师傅外，谁人愿意倾听你，谁人愿意相信你的痛苦？

原来，这个黑衣妇人是曾氏人女，实际年龄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只因为长得美丽，也就显得年轻。二十年前，她经亲戚介绍，嫁给广州铁路分局车务段一个湖南籍的职工为妻。如今，她的一子一女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二十多年来，丈夫与她天天从未间断过房事（除了生孩子时勉强隔了十来天，但这是远远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她总疑心丈夫有一种什么病。每天入夜，他洗罢脚上床，便浑身发燥、发热、呼哧呼哧着扑过来折腾她，使她对于夫妻做爱，从新婚时的渴望变为冷淡变为冷漠变为恐惧变为抵抗。几乎每天夜幕一降临，她便本能地浑身颤抖起来，想着法儿躲避丈夫。可每当她抵抗时，丈夫总是对她拳脚交加：“骚货！女人生来就是被男人骑的！”

于是，房里便响起一阵台翻椅倒的混战，最后以她含泪饮泣，乖乖让他骑在身上而告终。她真不明白，其他女人是如何忍受自己的丈夫的？反正她忍受不了！特别是儿女大了，天天让他们听见父母在房间里的荒唐闹剧，多么难为

情！她想过出走，而且几次住回了娘家，但每当这时，丈夫就写信给丈母娘威胁说：“你若不将女儿送回，我就放一把火烧掉房子！”

儿女也不了解母亲，他们常听信父亲的挑唆，以为母亲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不愿意侍候父亲，他俩常学着父亲的调子骂她：“你这个衰婆，有家不归，想学人家走佬（私奔）吗？”

她的心碎了，多次想到过离婚，这个唯一解脱的办法。谁知她的工友们听说后，你一言、我一语的笑起她来：

“你漂亮销魂，丈夫才天天要你。”

“你好福气啊。象我，丈夫十天半个月都不跟我打在一起。”

“天下乌鸦一般黑。换了个男人，还不是要跟你干那种事？……”

她哭笑不得，倒也萌发了一种好奇心，急切欲弄明白：“一般的男人，究竟多少天才同房一次的？”

“谁知道？”工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禁不住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男人，谁也没有机会试一下别的男人是怎么样的！”

问，等于没问。就算弄明白了，那又有什么用？关键是要摆脱掉现在的丈夫。于是，一纸请求离婚的报告，送到了区人民法院。谁知没过几天，街道居委会的人便上门来调解了。劝她别“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贪新弃旧啦”啦！丈夫也挥着拳头说：“你若一定要离，我立即放火烧掉房子，毁了你的容，看你逃到哪里！”

她感到委屈、害怕，窝了一肚子气。可晚上丈夫照样呼

哧呼哧着扑过来骑她。她不从，丈夫又大打出手，从床上打到床底下。今天晚上，她便是经过这样一场“恶战”之后逃出来向菩萨祷告的！

黑衣妇人简略地、暗示性地向了空和尚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了空虽是佛门中人，但前半生也是一个俗家子弟，自然心领神会。他听罢后说：“佛有佛法，世间也有世间法。俗家不是常说，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吗？你们还是要和睦……”

“师傅，我跟他的缘份已经断绝，不存希望！”

“你首先要心善。善心定获得善报。”

“菩萨大慈大悲，定会怜悯我这个弱小女子……”

“还有，我教你一个方子试试看。”

“什么方子？”黑衣妇人急急地问，“可以降色重吗？”

“你回去，天天煲些麦冬天冬水给他喝、泻泄他的心火……”

“泻泄心火……”黑衣妇人喃喃地，抱着一线的希望，“但愿这是灵丹妙药。如不见效，我还是要来祷告菩萨的！”

黑衣妇人瑟缩着，哀哀的走了。

了空和尚望着她弱不禁风的娇小背影，嘴角绽出一丝悲天悯人的苦笑：“我师曾倡人生之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此中亦自含摄后世胜进与生死解脱。只可惜……眼前一个荒唐的苦痛，便将此妇人折磨成这般模样。殊不知，世间还有多少芸芸众生，陷在人生无常的真正大悲大痛之中，未能走出这个劫难的世界，阿弥陀佛！……”

第一章

财神显圣的前夜

公元 1979 年前后。

当历史的车轮亦轻快亦沉重、亦庄严亦滑稽地辗至七十年代岁末的时候，不知从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那一刻开始，广州市井中那一向枯寂、呆板、平庸无奇的噪音中，忽然多出了邓丽君嗲声嗲气的歌声：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还有她的《夜来香》、《今宵欢乐明日梦》、《支那之夜》等一串据说在日寇侵华时期敌伪大为提倡的、在沦陷区中非常流行的亡国之音，从户外如漫漫潮水涌来，风靡了羊城，浸淫着羊城，软软地又执拗地灌进市民的耳际。人们对这港台初始刮来的热风觉得很好奇、很新鲜、很兴奋。那“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直使人听得懒洋洋地打哈欠，听得平白无故地生出许多幻想！

几乎是与此同时，广州市的大街小巷，悄悄地伴生出一

个神秘的传说：财神爷要显圣了！

可是，财神到底在何时显圣？谁也说不清楚。

财神到底是何等模样？除了父老一辈对他还存有一丝依稀伤感的记忆之外，年轻人谁曾有缘见过？财神爷曾被一种偏见所误解，被视为堕落的和最危险的敌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牢牢地禁锢着，难道如今，他终于熬到了恢复名誉的时光？

据说上帝之子耶稣即将降临人世的时候，大地上曾出现了一系列的“圣兆”。财神爷也不例外，在他即将显圣之际，岭南大地，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令人兴奋也令人震惊的预兆。

“白金七两二”奇案

这年年初，海南岛的人纷纷传说，解放前，国民党曾向美国购买军火，尚余一亿美元在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则以七两二白金制品作为凭证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在海南岛败退之时，把一个上面刻有“白金七两二·华盛顿·一亿美元”字样的白金制品遗下了。还传说，谁要是找到这块“白金七两二”的保存者，并动员他把这玩意儿献给国家，那么不管是保存者还是动员者，都将得到一笔巨额奖金。

话说，海南岛定安县永丰公社楷林大队，有一个名叫邓德军的二十九岁男子，游手好闲，能说会道。他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在一间茶店觉察到茶客王某对此垂涎欲滴，便有意抛出诱饵，神秘地说：“白金七两二”已经找到了，是用一个精致的金盒子装载的。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条金链、一

支笔和一本册子。他声称自己没有门路，准备找人搭线把这些东西献给国家。事成之后，“白金七两二”所值的一亿美元，保存者、经办人和国家将按三、三、四的比例分成。王某听罢，不禁喜形于色。邓德军继续哄骗他说，在办理上交过程中，经办者必须交给保存者两千元作定金，否则便算没有诚意。王某感到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岂可轻易放弃？于是立即行动，四出物色“献宝”的经办人。在海口市，他找到了吴乾明。这个人原来是琼山县红明农场的拖拉机手，心想自己一辈子辛苦劳碌，皆饥不裹腹，如有数以万计的银纸到手，岂不是受用无穷？于是一口应允充当献宝的经办人，同邓德军的“代表”王某签订了一份合同，保证拿出二千元作为定金，还负担献宝的活动经费。

二月二十三日，吴乾明先将二千元的“定金”交给了邓德军，又于二十八日在海口市纠集了二十多名热心为献宝筹集经费的人物。邓德军煞有介事地同他们商议停当，决定前往省府广州献宝。

三月三日，邓德军等人乘飞机到了广州，住在旅店，出没于茶楼酒肆，逍遥快活。没过几天，邓又乘“的士”回海南岛，将妻子接来广州一同游玩，好象忽然忘记了“白金七两二”似的。同来的伙伴都急了，要求军哥开恩，露露宝贝，先让他们大饱眼福。邓德军微微笑着，将吴乾明叫到一旁，让他轻轻摸摸他的裤袋。吴一摸，果然感觉到有一块硬帮帮、沉甸甸的东西，约有茶杯盖大小。他高兴极了，因为除了邓之外，他是唯一有此荣幸得“见”“白金七两二”的人啊！他立即将这喜讯告诉同来的人，并密商好在火车站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处汇合，一同上京“献宝”……

“五亿美元钞票”之谜

大概在十月左右，又有一个消息在广州不胫而走：中央成立了一个回收旧币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白云宾馆里。谁给政府价值五万港元的投资，谁就可以办证迁居香港。人民币、外币、伪币都行。

事有凑巧，一个月之后，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拥有一张五亿美元的旧钞票，准备献给政府，因而可以协助一批人办证前往香港。想去香港的人，只需先交四张半身照片，填写“申办书”、“协议书”、“保证书”，并交纳一笔款子作为“押金”就行。哗，能去香港定居哩，谁不心痒痒的？神秘的钞票，就象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了一批欲往香港大发横财的人。但偌大一个广州，到底谁是这张钞票的持有者呢？江标。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

江标可不客气呢。他声称，这张“五亿美元钞票”兑换后，政府起码可以批准六、七十人去香港，谁先交押金谁先上岸，迟来者一概无缘！这一下，人们争先恐后，竞相交纳“押金”，多者上千，少者也有二百。接着，江标宣布，他要设立一只功劳簿，谁交的押金最多，谁就能最先得到批准去香港，或者得到最优厚的“利息”。这些人听后，押金便层层加码，供奉江标，更是唯恐不周。江标说父亲病了，马上有人奉上营养费；江标说想听听时髦的流行曲，立即有人把收录两用机送上门来；江标暗示“年关将到”，马上有人送来了“贺年金”。

江标对外地慕名而来的人更是傲慢得很。有三个从顺德